

從閩語論上古音中的**g-*

丁 邦 新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隋唐中古音中「匣、羣、喻三」三個聲母在上古如何擬測的問題，有許多家不同的說法，主要的原因是中古這三個聲母出現的環境成爲並不完全互補的狀態：

一等 匣

二等 匣

三等 羣（大部分是開口音） 喻三（大部分是合口音）

四等 匣

高本漢（Karlgren 1923：21—22，1954：274—275）和周法高先生（1969：138—139，1970：360—361）合匣羣爲一，董同龢先生（1948：34—38）和王力（1958：70—71）合匣喻三爲一，各有不同的證據。李方桂先生（1971：14）進一步把「匣羣喻三」三音合而爲一，並擬定如下的演變規律：

上古 **g* + *j-*（三等） > 中古羣母 *g* + *j-*

上古 **g* +（一、二、四等韻母）- > 中古匣母 *ɣ-*

上古 **g^w* + *j-* > 中古喻三 *jw-*

上古 **g^w* + *j + i-* > 中古羣母 *g* + *j + w-*

上古 **g^w* +（一、二、四等韻母）- > 中古匣母 *ɣw-*

因爲喻三還有一小部分開口字，同時上古的 *-j-* 和 *-ji-* 已經用於區別上古同部而中古不同的韻，現在又用來區別羣母合口和喻三的不同，所以發生幾種例外現象，我已在「Archaic Chinese **g*、**g^w*、**ɣ* and **ɣ^w*」（Ting 1977—78）一文中加以討論，並且增加兩個音位，把演變的規律重寫如下：

上古 **g* + *j-* > *gj-* 羣母開口

上古 *g^w + j- > gju- 羣母合口

上古 *ɣ + j > j- 喻三開口

上古 *ɣ^w + j > ju- 喻三合口

上古 *ɣ + 非 j- 韻母 > ɣ- 匣母開口

上古 *ɣ^w + 非 j- 韻母 > ɣu- 匣母合口

最近，陳新雄（1981）又把「匣、羣、喻三」都合爲 ɣ-，認爲：

ɣ + 非 i 韻母 → ɣ- 匣母

ɣ + i 韻母 → g- 羣母

ɣj + i 韻母 → 喻三

這個理論的困難是喻三的上古來源何以有兩個幾乎相同的介音 -j-、-i- 相連？通常認爲 -i- 就是 -j-，有兩個 -jj- 自然無法解釋，陳氏的意思是表示聲母有別，因此對語音沒有交代。

以上各家的研究有兩個基本觀點：第一、從古代資料證明中古的某兩個聲母在上古有實際上的關連；第二、從語音見處分配的觀點歸納音位。就第一點來說，g- 和 ɣ- 這兩個聲母都是舌根部位的濁音，跟同部位的 k、k'、x 等聲母關係一樣密切，很難加以細致的區別，因此上文說各家「各有不同的證據」，不易評斷是非，我們只能用最確切可靠的材料。第二點比較容易判別，主要的是要看上古音位演變到中古，規則有無問題。我個人的辦法一方面採取中古匣與喻三在切韻之前同源的說法，這在古音學上大致已成定論（參羅常培1939）。另一方面注意音變的規則，因此到目前我還維持原來的看法。

我的擬音有一個最大的缺點，就是上古的 *g- 和 *g^w- 作爲羣母的來源只出現在介音 -j- 的前面，難道 g- 這樣一個普通的音不接其他沒有介音 -j- 的韻母嗎？多年以前，羅常培先生（1939：89）引述李方桂先生的一個非正式的說法，懷疑匣母也許有兩個上古的來源，和 k、k' 諧聲或互讀的是 g'，和 x 諧聲的是 ɣ。後來董先生（1948：38）認爲不容易分出兩種來源，假定難以成立。李先生寫「上古音研究」時也沒有再用這個說法。我覺得諧聲的關係如上所述，自然難以分開，但匣母也許是有兩個來源，一個是 ɣ，一個是 g-，問題是有線索沒有？後來閱讀研究閩語的文章，董先生（1960：1017）提到匣母字「在閩語分作 k-，k'-，h-，o- 四個聲母，……音的對當的條件也是沒有找出來，這當然也是推求中古 ɣ 的來源的一個線索」。使我想起也許可以用閩語來解決這個問題，陸續收集到若干例字，現在參考董

先生(1960)，王天昌(1969)，Norman (羅杰瑞1980)和楊秀芳(1982)的研究，列舉如下：

	廈 門	揭 陽	福 州	永 安
糊(黏)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o}$? ¹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u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u}$
猴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au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au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au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emptyset$
厚	kau^2	$^{\epsilon}\text{kau}$	kau^2	$^{\epsilon}\text{k}\emptyset$
銜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ā}$?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a}\eta$?
行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iā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iā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i}\text{a}\eta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i}\text{ɿ}$
寒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uā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uā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a}\eta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ũm}$
汗	kua^2	kuā^2	$\text{ka}\eta^2$	$(\text{hũm}^2)^2$
懸(高)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uāi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uī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ei}\eta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yē}$
縣	kuaī^2	kuī^2	$\text{kei}\eta^2$?
含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am}$?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a}\eta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ĩm}$
鹹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am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i}\text{am}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ei}\eta$	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ĩm}$
滑 ³	kut_2	?	kouk_2	$^{\epsilon}\text{kuei}^4$

這些中古的匣母字在閩語都讀 k-，聲調都是陽調，假定它們來自一個濁聲母是很合理的事，和一般讀k-的陰調字來自清聲母的迥然不同。當然，為古閩語擬測一個濁塞音 *g- 作為這些字的來源固然沒有問題，我現在是想把這些字更向上推一步，填進上古音 *g 的分配空缺的地方去，可以寫成如下的規則：

$g + \text{非 } j\text{- 韻母} > 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- 匣母開口的一部分}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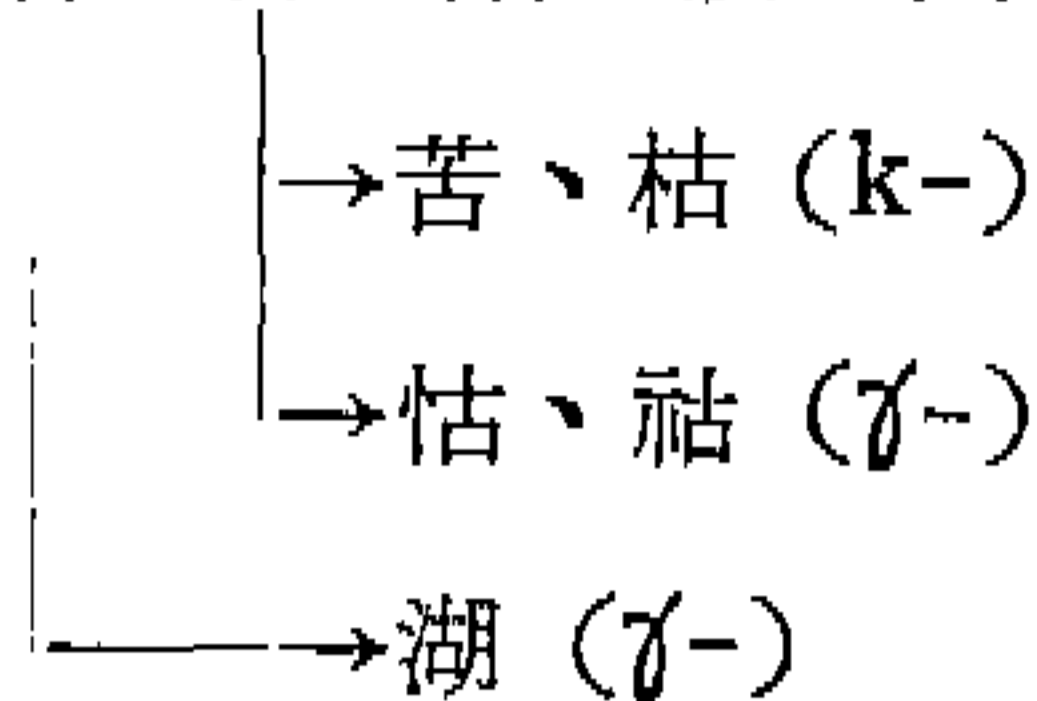
$g^w + \text{非 } j\text{- 韻母} > 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u- 匣母合口的一部分}$

這樣就可以和 $gj\text{-}$ 、 g^wj 變中古羣母的部分合成一個分配完整的音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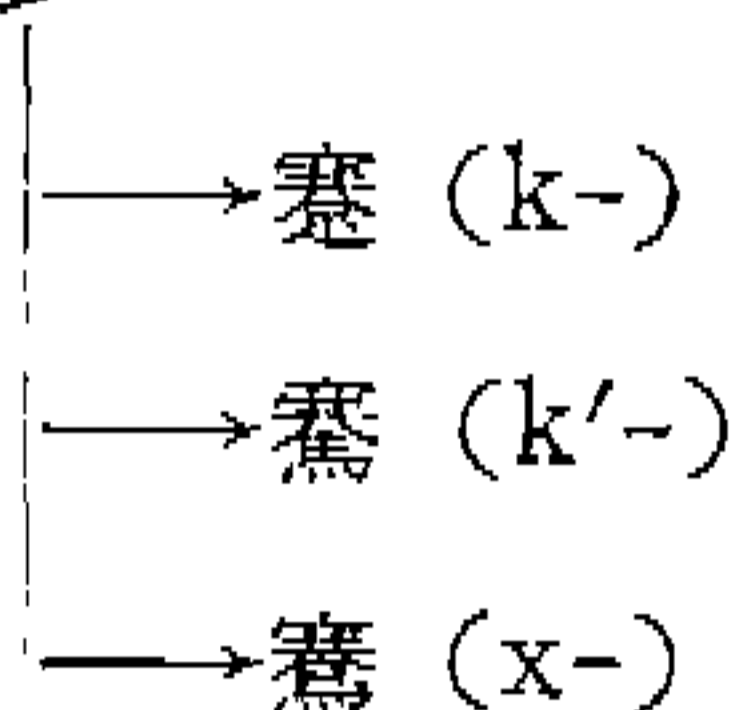
我曾經仔細檢看這些字的諧聲關係，找不出任何特點來，例如：

- 1 問號表示該地材料中此字未收。如有其他材料可用，就加注說明，「糊」字在董先生的揭陽材料中未收，潮州白話音是 $\underset{\epsilon}{k}\text{ou}$ (見蔡俊明1976:154)。
- 2 永安「汗」字讀 hũm^2 ，可能是文言音，因為陰陽去不分，所以只註去聲。
- 3 滑字廣韻有「古忽，戶骨，戶八」三切，「古忽切」義為「滑稽」，「戶骨切」義為「滑亂也」，「戶八切」義為「利也」，閩語很可能與最後一讀相當。
- 4 永安陽入歸陽上，讀短調 43，-p.-t.-k.-? 尾全部消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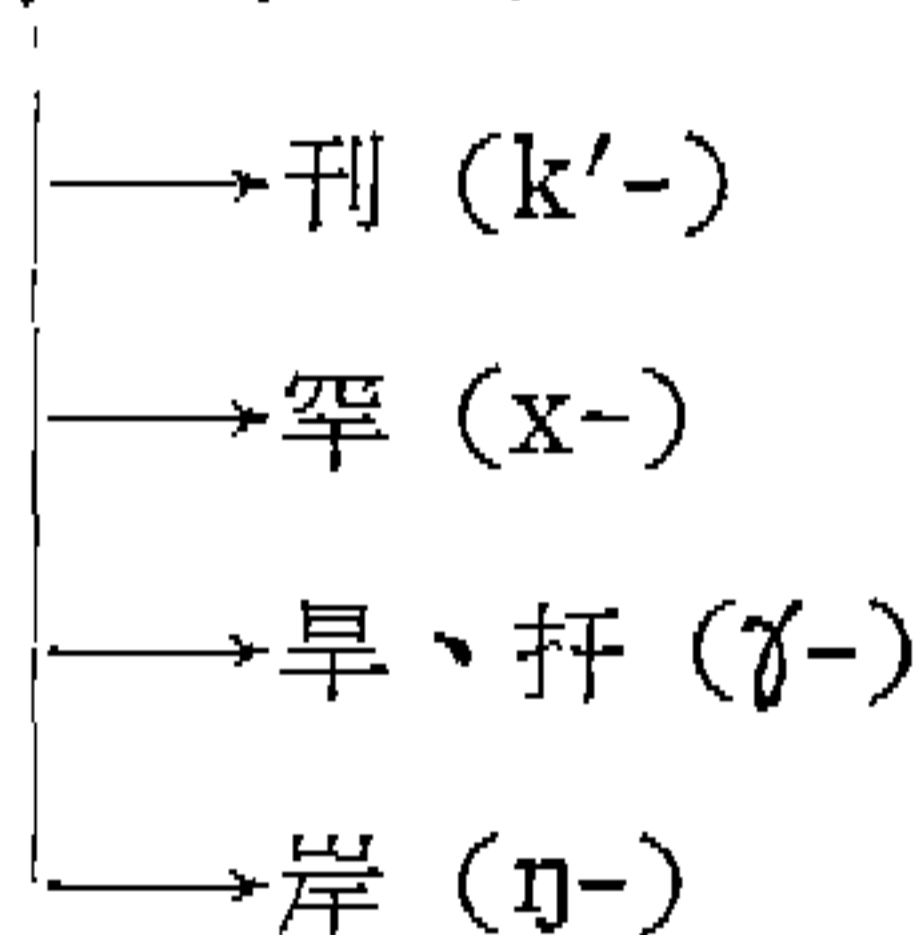
(1) 糊(黏) ← 胡 ← 古 → 詁、故、固、罍、姑、沽、辜、鹽 (k-)



(2) 寒



(3) 汗 ← 干 → 竿、玕、肝、杆、秆 (k-)



如果不是上古聲母有異，從演變上說，無法解釋中古音同音的「糊：湖」何以在閩語不同音。

李榮(1965)曾經討論過這些匣母字中的六個字「衙寒汗猴厚懸」，加上其他「擱、擯、鯁、隄、咬、環、懷」等七個字，認為從現代方言看來，在切韻時代屬於羣母的一、二、四等。跟我的想法有一點類似，但觀念、材料、和結論都不相同。在觀念上，他是根據好些種方言推論中古音系，除去吳語、粵語、下江官話、徽州話以外，也用閩語。我認為閩語的白話音從古漢語分支歧出的時間可能在漢代前後，因此不能用來擬測中古音。在材料上，李氏所用除去匣母字以外，還有見母、疑母和不見於廣韻的口語性字，性質上頗有不一致之處。結論是認為：「古代有些方言，羣母分布範圍較廣，除三等外，也見於一、二、四等。」(342頁)我則根據閩語可能在漢代前後從古漢語分流的想法，用一組系統和性質相同的字擬測上古音中的 *g。

現在還有兩點疑問需要解答：第一、閩語既然只是「可能」在漢代分流

，並不完全肯定，何以就能用來論證上古音？這是因為閩語有許多其他條件都超越切韻之上，例如：輕重唇不分（非敷奉讀爲幫滂並），舌頭舌上不分（也就是端知不分）等等現象，我們通常擬測上古音除去詩經韻字和諧聲字以外，主要的是就切韻廣韻所代表的中古音系向上推，現在閩語既有許多現象都比中古音早，自然可以用於論證上古音。第二、以閩語的材料擬測上古音，可靠的程度如何？在本文起頭的時候，我已經提到上古音 *g 和 *ʎ 問題之產生是另有背景的，從某一個角度研究，發生遺留不解的問題，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補足，也許兩線交叉可以得到一個相當確切的點。至於是不是這個方程式的正解，就不敢完全肯定了。

引 用 書 目

一、中 文

王 力

1958 漢語史稿，北平。

王天昌

1969 福州語音研究，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董事會，臺北。

李方桂

1971 「上古音研究」，清華學報新九卷一、二期合刊，1—61。

李 榮

1965 「從現代方言論古羣母有一、二、四等」，中國語文1965：5，337—343，又355。

周法高

1969 「論上古音」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，二卷一期，109—178。

1970 「論上古音和切韻音」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，三卷二期，321—457。

陳新雄

1981 「羣母古讀考」，中央研究院，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，語言文字組，223—246。

董同龢

- 1948 「上古音韻表稿」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8：1—249。
 1960 「四個閩南方言」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本，729—1042。

楊秀芳

-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，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。

蔡俊明

- 1976 潮語詞典，三民書局，臺北。

羅常培

- 1939 「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」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8.1，85—90。

二、英文

Karlgren, Bernhard (高本漢)

- 1923 *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-Japanese*.
Paris.

- 1954 "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
 Chinese," *BMFEA* 22:221—367.

Norman, Jerry (羅杰瑞)

- 1980 「永安方言」，書目季刊14.2，113—165。

Ting Pang-hsin 丁邦新

- 1977-78 "Archaic Chinese *g, *g^w, *ɣ, and *ɣ^w," *Monumenta
 Serica* Vol. XXXIII:171-179.

Reflexes of Archaic Chinese *g- in the Min Dialects

TING PANG-HSIN

The Ancient Chinese initial γ -匣 occurs only before the finals of divisions I, II, and IV, while the initials g-羣 and j-喻_三 both only occur before division III finals. Theoretically speaking, the initials γ - and g- or j- are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. It is equally reasonable to reconstruct γ - with either g- or j- as one phoneme in Archaic Chinese.

In 1971, Dr. Li Fang Kuei discovered that Anc. j- mostly occurred before ho-k'ou finals while g- occurred before k'ai-k'ou finals. He relegated Ancient γ -, g- and j- to one Archaic phoneme *g-, and set up the following rules of change:

- Arch. *g + -j- finals > Anc. gj- 羣
- Arch. *g + non -j- finals > Anc. γ - 匣
- Arch. *gw + -j- finals > Anc. jw- 喻_三
- Arch. *gw + j + i > Anc. gjw- 羣
- Arch. *gw + non -j- finals > Anc. γ w- 匣

For reasons stated elsewhere, I (Ting 1977-78) revised the rules as follows:

- *g + j > gj- 羣 (開口)
- *gw + j > gju- 羣 (合口)
- * γ + j > j- 喻_三 (開口)
- * γ w + j > ju- 喻_三 (合口)
- * γ + non-j finals > γ - 匣 (開口)
- * γ w + non-j finals > γ u- 匣 (合口)

One problem with this scheme would be why the common initials g- and gw- only occur before -j- finals. In the present paper I will present evidence from the Min dialects to support this proposal.

There is a group of Ancient γ -words pronounced with initial k- which co-occur with tones in the *Yang* category in Colloquial Min. (Cf. p.3).

This group differs from the other initial k- words which have tones in *Yin* category. It is natural to reconstruct voiced initials *g and *gw for this group in Colloquial Min as well as in Archaic Chinese. This reconstruction would make Archaic Chinese *g and *gw become well distributed phonemes. Therefore, the following two rules may be added to those I proposed before:

*g + non-j finals > ɣ - (匣母開口之一部分)

*gw + non-j finals > ɣ u- (匣母合口之一部分)

I have checked the *Hsieh-sheng* relations of these *g- and *gw- words, and discovered nothing special. (Cf. p.4).